

友誼叢書之十九
法捷耶夫著
遼遠等譯

保衛和平 保衛文化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目 錄

保衛和平！保衛文化！……………	實話報專論……………	一
科學與文化爲和平、進步、民主而鬭爭……………	蘇聯作家法捷耶夫……………	五
不共戴天之仇……………	同 上李翁諾夫……………	二
鬭爭在繼續着……………	同 上蕭洛霍夫……………	二五
在進步的旗幟下……………	阿捷爾拜疆作家烏爾貢……………	二七
進步一定勝利……………	中國解放區代表吳文晝……………	三一
我們要證明我們善於鬭爭……………	美國作家康·阿伯爾特……………	三四
國際文化人保衛和平宣言……………		三八

保衛和平！保衛文化！

在烏羅克勞（在波蘭）舉行的國際文化人保衛和平大會，極爲全球人士所重視。在與會的四十五國代表中，有蘇聯、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法國、意大利、英國、丹麥、美國、拉丁美洲、印度等國的代表。出席代表都是馳名世界的科學家、作家、文化藝術活動家。蘇聯的優秀作家與學者如A. 法捷耶夫、M. 蕭洛霍夫、N. 愛倫堡、科學院會員巴爾丁、巴爾丁等均參加大會。代表中還有像居里女士那樣卓越的文化與科學活動家，著名的反法西斯戰士馬爾丁·安德遜·尼克斯，巴西的作家阿瑪多以及其他等人等。

大會收到很多著名文化人的賀信。華萊士寄來了自己的錄於軟片的演講。

三年前結束的最殘酷的血戰，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此次會議召開的地點，正是最先遭受法西斯侵略者滅亡的國家之一，這能說沒有意義嗎？蘇軍解放了在希特勒奴役下痛苦呻吟的波蘭人民。不僅波蘭人民，而且是歐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忘記蘇聯人民；不能忘記拯救了歐洲的文明，在法西斯的燒殺下保護了古代偉大的文化遺產，掃清了新文化繁榮的道路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

蘇聯代表——作家法捷耶夫，在大會上發表演說，談到蘇聯人民救助世界的偉大作用。他亦說到在反對法西斯主義鬭爭中的其他人民的貢獻。戰爭的挑撥者掩蓋事實，捏造歷史，企圖挑起人類的仇恨，可是這種惡毒的宣傳，欺騙不了千百萬正直的人民。一貫堅決反對戰爭挑撥者，保衛世界和平，保衛進步，保衛文化的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的力量，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加强大了。

愛好自由的人民記得偉大的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說過的話：

「我深信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國的軍隊，都是不願有新的戰爭的。他們都願意和平，並致力保衛和平。」

世界上存在着兩個陣營：一個是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另一個是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反動的反民主陣營。

民主陣營愈加鞏固，民主力量在全世界愈益發展，反動陣營反民主自由的攻擊亦愈瘋狂，反動陣營在各民族間散佈不和，企圖破壞世界人民的團結合作的惡毒宣傳亦愈來愈厲害。爲了自己貧得無饜的目的，大財閥們正準備另一次冒險，準備重踏希特勒的流血道路，而將和平投入新戰爭的深淵。

誰在煽起戰爭歇斯底里，對和平的威脅來自何處？

——這是美國的勾當，——英國的學者華爾金在大會的講臺上回答了這個問題。

的確如此，現在，美國已變成世界反動派的老巢。反動派在美國肆意胡行。進步的民主力量，美國的進步人士，蒙受到殘酷的迫害。美國大步走向軍國主義化。

著意進行再一次戰爭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在歐洲以及其他國家中，極力支持並扶植反動政權。希臘保皇法西斯，能說不是用美國武器打仗嗎？中國反動的軍隊難道不是用美國武器進行戰爭嗎？意大利的反動派依賴着華盛頓；像出賣給希特勒一樣把法蘭西出賣給華爾街的法國「二百家」獨佔財閥與他們的右翼社會黨人中的走狗，亦聽從華盛頓行事。英國政府集團，積極同華盛頓合作，聯合挑戰，並鎮壓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論及此事，與會代表列舉很多數目字與事實。德國的代表在自己的發言中，談到英美帝國主義進行的分裂德國的政策。巴西的作家阿瑪多談及他的祖國已成爲美帝國主義的附庸，民族文化處於危難

，進步文化人遭受迫害。阿爾及爾的代表馬爾杜芝揭露了各帝國主義國家殖民政策的殘酷性。

——奧斯文青（按爲德國在波蘭的集中營——編者）的殺人火爐是沒有了，——他說，——但殖民地的奴役還未消滅，千百萬被征服的人，在殖民者的壓榨下遭到死亡。

帝國主義陣營的瘋狂行爲，並不能說是它的強大，而表現了它的虛弱。民主力量大大超過反動勢力。民主陣營中，不僅參加有擺脫過去而走上了新的道路，真正民主發展道路的那些國家底民主力量，而且參加有在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國家中進行鬭爭的民主力量。在法國與意大利，生存着而且在積極鬭爭着強大的共產黨，一切真正的民主份子都與共產黨携手並進。不管帝國主義者如何努力，但他們無法制服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而在反動派的老巢——在美國，一種成立進步政黨的廣泛運動，支持這種運動的是仇恨帝國主義，仇恨法西斯主義以及藐視可恥的倫茨法庭的人。

無論如何不能從民主力量勝過反動勢力這一事實得出結論，認爲對戰爭挑撥者們底陰謀、極端反動主義、對文化的絞殺、企圖麻痺人民、以欺騙與誹謗的宣傳毒殺他的意識、企圖反對蘇聯、反對各民主國家等等，可以不必進行積極的鬭爭。

不能，絕不能如此！文化人、科學家是不願沉默的。他們要積極地反對反動派、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新戰爭。在大會的宣言中，他們宣佈：「全世界的人民不希望戰爭，而且有足夠的力量保衛和平與文化不受新法西斯主義的殺害。」

……我們高呼保衛和平，保衛人民底自由文化的發展，保衛它們的民族獨立與親密合作。」

宣佈爲和平，爲進步，爲文化而作鬭爭的各國先進知識界底呼聲，是不能爲孤立的完全受帝國主義惡毒宣傳毒殺的，不能爲放棄了文化人高尚稱號而給帝國主義財閥們服務的那些人底叫鬧所掩沒

的。

在烏羅克勞舉行的會議，是具有國際意義的事件。此一會議證實了全世界民主力量日益團結，爲和平與爲和平而鬭爭的人民底意志日益堅定。

(十一月十六日實話報)

科學與文化為和平、進步、民主而鬭爭

——法捷耶夫在八月五日烏羅克勞

國際文化人保衛和平大會上的報告——

請讓我在這個講壇上首先代表蘇聯代表團向前進的波蘭知識份子——文學和藝術的活動家、學者和工程師、教師、醫生，向那些同自己的人民一起成功的建立了新民主波蘭的人們致兄弟的敬禮，同時感謝波蘭政府及其人民的殷勤款待。

只不過在三年前，在我們今天集會的這個古代波蘭城裡，蘇軍同波蘭部隊樹起了千古不朽的自由旗幟。

布列斯勞這座會反抗直到希特勒德國覆滅的最後幾日的法西斯侵略的堡壘，現在又取得了他古代斯拉夫名字稱為烏羅克勞——自由民主波蘭的城市。這一事實不能不認為是富有象徵意味的。對於我們蘇維埃人，這個勝利和我們的友誼將永遠作為民族自豪的泉源，這是一種最無私最純潔的，在兩個民族的歷史上從沒有過的自豪。關於這些時日的記憶，甚至那些竭力想捺掉它的人們都無法捺掉。

昨天歐洲大小國家還處在希特勒主義的魔爪之下，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解放力量——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來幫助這幾百萬普通人的話，不論人民反抗力量——這些各國反抗的英雄代表就是我們今天在此地大會上所歡迎的代表們——是怎樣英勇，他們的祖國直到今天仍會被德國法西斯奴役着的。我之所以敢于提起這個，因為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這是數百萬蘇聯士兵的血。

民主陣營反對反動陣營

駭人聽聞的希特勒征服世界計劃，使人民付出了怎樣難以忍受的痛苦，付出了多少犧牲和破壞，這些破壞的痕跡至今仍存留著！

希特勒德國被粉碎只不過三年時光，而我們這些學者、作家、藝術家又爲戰爭販子的挑釁活動而擔憂，不得不在這裏集會。那個由於運命的諷刺在其國家的門面上裝飾以自由之神的帝國主義者，急不及待的負起了新戰爭的陰謀者和組織者的角色。

這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他們忙著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呢？

斯大林說：「戰爭……無情的撕去那遮著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並且使它們不戴假面具，不加渲染，而帶著所有它們的缺點和優點走上舞台。」

戰後各國一般人民都已經開始更清楚地辨別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希望像人似的生存慾望——不是抽象的未來，而是現在——推動著千百萬普通人有所追求和行動的時候，獨佔資本家應當怎樣辦呢？斯大林說，戰勝法西斯是「全人類進步發展中的偉大里程碑」。的確不錯，儘管犧牲怎樣重大，戰後人民的力量一日千里地成長起來了。全世界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就是這個的證明。新民主國家的巨大成就是這個的證明。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新民主政權，依靠著人民大眾的支持，能於最短期間實行資本主義民主所不能實行的進步民主改革。蘇聯國民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空前迅速，群眾生活幸福的增長，是人類進步發展過程的鮮明的表現。

戰後各國人民在歷史上從不像現在這樣在蘇聯的榜樣上認識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優越性。他們

特別看清楚了社會主義國家全部威力崇高性和道德的偉大，看清楚了斯大林五年計劃對於渴望和平、安全、自由的人類命運之決定意義。一般人民自然會從這裏面得出自己的結論。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者諸公們的擔心害怕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分作兩個陣營：以蘇聯爲首的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反帝國主義的陣營，以及反民主的、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陣營，這陣營的頭子便是美國的統治集團。

關於這兩個陣營，地圖並不能表示出任何正確的概念，因爲分界線是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每個城和村莊內部劃定的——不論在紐約也好，在倫敦也好，在巴黎在羅馬也好，在布魯塞爾和在里約熱內盧也好。每一個陣營都有自己的綱領、自己的目的和任務。

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認爲自己主要的任務是確保人類永遠的正義和平。它力求鞏固以許多犧牲得來的對法西斯的勝利，開拓自由發展民主的可能性，維護大小各民族的獨立及主權。

帝國主義陣營所追求的是保護和鞏固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體系建築物，壓制人民的運動，消滅社會主義，照着希特勒主義式樣或類似它的式樣建立反動的政權。因此，準備新的戰爭是這陣營綱領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那些號召進步人類不要過高評價反動力量，要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堅決而不倦的爲和平、安全及民主，爲大小民族間的平等關係而鬭爭人們的呼聲，那些號召人民保衛民族獨立和反對要求統治世界的美國擴張主義者及其歐洲的走狗們的侵略計劃的呼聲，愈來愈自信地響徹起來了。

美國擴張主義者諸公之所以力求首先要成爲各民族的憲兵，還用得着驚奇嗎？

美國出版物會極端狂妄無恥和自認不諱地談着。「美國新聞」週刊在一篇標題爲「美國充當全世界警察角色」一文中說：「環境逼迫美國在建立警察管制世界任務中擔任大部分工作……新的警管任

務要求美國在過去從未從事過的那種積極活動。」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美國「無須其他國的協助」就能保證對世界的警察管制。

世界憲兵這一角色，要求在國內建立適應這一角色的制度。無怪乎早在戰爭年份美國反動雜誌「讀者文摘」一個編輯戴維特大聲疾呼：「在美國我們需要法西斯，爲的是駕馭急進份子及其一套體系和哲學，並且不讓他們擡頭。」

這樣看來，給全人類帶上腳鏈，把全地球變爲一個巨大的警管區，把地球上的居民變爲資本家的無聲奴隸——這就是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同盟者——英、法、意帝國主義者，大小的比、荷、盧——的目的。

在美國憲兵武器庫裏有不少他們打算用來實現其計劃的各種武器，我們指的是：在「經濟援助」的幌子下奴役歐洲各國的計劃，希臘式的討伐遠征，掠奪軍事基地和反共法律，分裂職工會和謝爾巴和朱利摩克的機關槍，工黨領袖的偽善演說和使勞動者破產的政策，中傷的反蘇運動和僱傭的恐怖者無恥的暗殺工人階級領袖。

反動派向進步思想的進軍在所有這些方法和武器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搬上舞台的是直接的暴力。進步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活動家被迫害。居里女士當她剛一直接接近自由之神的時候就補捕了。美國進步作家豪瓦爾德·法斯特、約翰·豪瓦爾德·勞桑、達爾東·特魯保及其他等人已經宣佈徒刑。美國無線電業，好萊塢的製片廠，出版業，都把進步的評論家，電影脚本家，演員「清洗」出去。

用威嚇收買的方法，使科學技術思想替原子武器服務。

一個被迫隱起自己真姓名的美國著名文化人寫道：「我們稱之爲大資本的參謀部的那些人，拋出

了所有的力量來反對我們，在兩年瘋狂的宣傳後——這種宣傳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未曾有過——美國知識份子便處在『冷酷恐怖』的威脅下了……現在在美國任何被認為危險思想的表现就判以十年的徒刑，一萬元的罰金和褫奪美國公民權……寫出與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稍有出入地方的作家也受十年徒刑的威脅。這個粗野的暴力，及打算用立法手段使美國法西斯化的瘋狂企圖是反動派對於我國人民運動日益增長的力量之回答。」

不僅在美國有希特勒政策的繼承者，美國資本家的小夥計也跟着自己的主人學樣：艾德禮——貝文——莫利遜的工黨政府在英國也實行同樣的反共法律，組織同樣的「清洗」。

美國帝國主義的思想擴張政策

就像希特勒所做過的，企圖以暴力根絕前進的文化，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就是實行洪水汎濫般的美國資本的思想擴張政策。

下流的、引誘觀眾墮落的美國影片充塞了美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電影院的銀幕。美國影片佔全世界影片租借百分之六十五，壓迫着那些依賴美國的歐洲國家的民族電影業。

美國出版物——低級的刑事小說及其他類似的玩意——形成一股濁流流入歐洲書業市場。反動的出版物像「讀者文摘」，「生活」，「時代」之類雜誌以數百萬份數送到歐洲讀者眼前，這些出版物以許多語言出版，排擠着民族的雜誌。空氣中充滿了以「美國呼聲」為商標的美國擴張主義的狂妄廣告。

「特許的宗教，千篇一律的文學內容，戲劇，電影，體育新聞，看不到結尾的小說，輕浮的街頭小調——總之從基督的學說直至肉麻的美國斯紋舞——這個現代的聖維特抽筋舞——所有這一切，

都是我們現在從美國所接到的東西。很快的我們將要比美國人更美國化一些。」這就是一個瑞士新聞記者對我們所講的話。這些話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美國「啓蒙者」把那些掛名爲科學、藝術和文學的東西灌進人們腦筋裡面的一切內容是什麼呢？

首先，這是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世界統治宣傳，軍國主義，首先是反蘇的新帝國主義戰爭宣傳。

由豪斯高非爾型的法西斯觀念論者承受來的美國式的政治地理學在美國繁榮滋長着。出版並大事宣傳喬治·維列爾的「創作」「海外基地」這類書，這類書宣佈必須建立環繞歐洲的，包圍大西洋、地中海和亞得里亞海的，接近非洲、近東和遠東的美國軍事基地。這本書，讓我不客氣地說吧，是以作者所發明的「祈禱」作結尾的，維列爾對上帝許願要在全球實現美國掠奪者的擴張計劃。

美國出版了類似哈利桑其人的美國化世界地圖，這種異想天開的地圖。可恥得很，各式各樣的科學機關和大學，都出頭做新戰爭的宣傳者。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在題名爲「絕對武器」這一冒牌科學的集子中，號召開始進行反蘇原子戰爭。這些科學家的敗類同英國牧師戴維斯狼狽爲奸，這個牧師在去年倫敦出版的「神學和原子時代」一書中，把原子彈誇獎成不是一種普通的發明，而是「更偉大的東西」，是「新秩序」。這位「和平」牧師宣稱原子彈「消滅了假造的烏托邦這一希望」，就是說，消滅了完善社會制度這一希望。原子彈的廣告家和類似馬里羅之流的「西歐集團」的說教者同美國的政客出身的將軍以及軍營出身的政客，正在磨拳擦掌，爲了華爾街的世界統治利益燃起新的戰爭。

新戰爭的宣傳配合着人種論和人種差別論的說教，這種說教暴露了這些意識形態（姑且名之意識形態）的殖民掠奪和法西斯性質。

反動派對於爲自己的美好未來而鬭爭的人民大眾的運動，畏如洪水猛獸。所以他們的文學爲否定人的社會活動而說教，發展非社會的主張，力求剝淨人的意志。

美國作家——劇作家奧涅爾，性史作家米勒爾，叛徒道斯·派索斯等，都屬於形形色色的反動文學代理人。精神的墮落鼓舞着薩爾特爾型的「新式哲學」，這種哲學想把人歸入四足動物。這些作者把人類風俗習慣中最卑污醜惡的東西同神秘主義，反對理智的毒惡鬭爭，以及對反理性事物的頌揚相結合起來。英國頹廢派的首領，神秘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以其親法西斯而著名的艾達特自我介紹說：「我們是滿腹空空如也的人們，填滿陳穀爛糠的人們。」

這些畸形兒竭力剝奪一個人理智地思索的可能性。他們是在完成那一心幻想把勞動者變爲傀儡的主子的定貨。

然而，把人當作非社會性的動物，人的活動失去了任何理智的刺激，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把野獸置諸人的位置。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學和藝術正是野性的辯護。

一個法國詩人曾高呼：「人以爲他是一種文明的動物……實際上他常常是一個食人的生番」。類似這些宣言，不外是從那會希望德國青年像「年輕的野獸」的希特勒那兒剽竊來的。

德國的法西斯是需要野獸的。美國獨佔資本家爲了實現他們的世界統治計劃，也是需要野獸的。反動的文學家、電影脚本家、哲學家、藝術家都準備爲自己的主子而服務。他們把癩呆症患者、麻醉劑使用者、情夫、挑撥離間者、畸形兒、奸細、惡棍捧上天。這些人面獸心的生物充滿了小說的篇幅，詩集、銀幕。牠們成爲「英雄」，召號向牠們看齊，建議向牠的榜樣學習。

如果野犬學會了打字，猿猴學會使用自來水筆的話，大約牠們所創作的東西與亨利·米勒爾、艾達特、馬里羅以及薩爾特爾之輩所寫的一樣。

反動派爲把人民大眾變爲自己的順從的工具，犯罪、墮落、獸性本能的宣傳是必需的。

在美國，不惜重資做這種宣傳，而同時却不願意拿錢辦學校，尤其爲人民設立的高等學校，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只要指出美國人民教育的總支出僅佔全國收入的一點五這一事實就够了。與此相反，活躍在反動報紙和雜誌篇頁上的和搬上書籍和電影脚本上的不乾不淨玩意却從主子那兒得到大量的資金。

偉大的列寧說過，美國帝國主義者掠奪了數百億金元。在每塊金元上都染有髒污痕跡。當你認識了現代反動作者的作品時，你便會在這些令人作嘔的髒污中看見清清楚楚的金元痕跡。

列寧早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所謂美國的「現代民主」不外是宣傳那利於資產階級宣傳的自由，而宣傳最反動的思想，黑暗主義，維護剝削者諸如此類對資產階級則最爲有利。

特別能暴露反動學者、作家、藝術家面目的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有一種動物式的憎恨。所有這些人，可以說都是蘇聯的變倍憎恨者。第一，他們之所以憎恨蘇聯是因爲他們是資本家主子的手牽走狗；第二，他們之所以憎恨蘇聯，因爲在這國家中創造了和正在創造着偉大文化和道德的寶貴東西，在這國家中科學、文學、藝術是爲人民服務，因此它們是自由發展和繁榮着的。

帝國主義「文化」的代表者在寫作、繪畫、電影、音樂中，像在鏡中一樣反映着整個反動陣營的沒落、衰弱。然而對這種診斷就能高枕無憂了嗎？無論如何是不能的！

軍國主義和人種主義，性史作品，神秘主義，獸化人類等反人性的宣傳——這是反動派用來反對進步人類的毒物，窒息瓦斯。

這就是爲什麼被社會主義國家榜樣所鼓舞的，前進的，真正民主文化活動家應當團結，並且對那些斯大林所斥爲人類敗類的人們進行不調和的、積極的、實際的鬭爭。

文化工作者起來保衛和平與民主

全世界千百萬人們不願意新戰爭的恐怖，不願意法西斯的暴政和專橫。知識份子，創作勞動的人們，不願意而且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思想服從于金元的獨裁，做新戰爭宣傳者罪惡手中的武器。

光是「不願意」是不夠的——需要行動起來！

人類的運命取定於人類的本身。文化的未來是依文化工作者同那爲自由獨立而鬭爭的人民的聯繫緊密程度而定。富於活力的進步的思想對一切反動形式進行積極英勇的抵抗——現在一切知識份子，和平與進步的朋友的任務就是這樣。

崇拜神秘主義，宣傳悲觀主義，愚昧主義，被反動資產階級在現實面前的獸性恐懼所滲透着的思想和感情的全部體系，這一切都是與真正的知識份子——自己人民的兒子——毫無緣份的。

但是爲了把抵抗反動的黑暗力量的思想組織起來，必須團結前進思想的擔當者。必需使進步知識份子的保衛和平和民主的呼聲像警鐘似地響起來。

有些學者、文學家、藝術家認爲他們關在自己的書室或者實驗室裡，他們不去過問社會生活，那末他們就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這是有毒的不正確的幻想。「生活在社會中，想離社會而自由是不可能的，」——列寧說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發明可能被用來製造破壞的新武器，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作曲家的創作爲人民所不懂，而被肥腸滿腦的鑑賞家用來享樂，他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新聞記者的通訊被資產階級出版業老闆爲了討好反動派而加以歪曲，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知識份子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中和服從着統治這個社會的法律和規則，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

「文化工作者，你們同誰在一起？」高爾基當年會對西歐的知識份子發出這樣的問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許多次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的非獨立性，號召文化工作者同勞動者和人民站在一道。這個偉大俄羅斯作家的形象是今天西歐前進知識份子的模範。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曾提出「思想的獨立性」這一幻想的口號，但是後來，他被戰後的歐洲歷史經驗教訓聰明了，寫道：「我在一九一八年所理解的，並號召保衛的思想獨立性是一棵枝極觸天的繁華的樹，但它的根子却失去了土地，它註定要毀滅的，假定不能把它移植到人類的密林中，移植到工人群眾中——這個豐饒的土壤，這個人間的黑土地帶……」

在某些知識份子階層中，直到現在還流行一種虛偽的思想，彷彿工程師、學者在歷史的過程中能夠獨立行為，推進人類向前。譬如，赫白爾特·威爾斯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者。一九三四年斯大林在同威爾斯談話中肯定地證明了他的觀點的虛偽性。斯大林對威爾斯說：「技術知識份子在一定條件下能創造『奇蹟』，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但它同時也能帶來巨大的損害。」

……因為教育是武器，它的效果要依它握在誰的手中，用這武器打擊誰而定……只有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時候，知識份子才是强有力的。如果它去反對工人階級，它便變為烏有。」

現在各國許多進步文化活動家都信服了這一道理了。辛克萊·劉易士在現代社會鬭爭中長久地站在中間的立場，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宣稱：「藝術家、學者應當明瞭並且高聲聲明，他是站在暴政、殘酷、機械的服從方面呢？還是站在人民、全體人民方面呢？」

誰不願意忍受暴政和殘酷，誰就應當在人民方面找到自己的位。這就是說站在勞動者方面。

洛蘭·卡札諾瓦在一八四七年六月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說得對：「……當群眾進入運動中，最重要的文化珍品的泉源就隱藏在群眾鬭爭的本身……當人民進入運動中，文化珍品的源頭及其發展的